

上海何建明文学研究院在沪揭牌成立,他感恩上海并许下三个愿望——

为何礼赞上海? 作家以火热的心作笔为红色之城立传

■本报记者 许畅

“感谢上海,我不断汲取这座城市向上向前开拓的精神。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也是曾经创造中国红色文化高原时代的城市;这里拥有丰富的文学宝藏,值得作家深入挖掘书写。”昨天,国内首个以当代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学术研究机构——上海何建明文学研究院揭牌成立。

当天也恰逢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63岁生日,他郑重许下了三个生日愿望:“用我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全部的热情和才能,再为上海写下更多《浦东史诗》《革命者》这样的作品;培养一批走入报告文学第一阵营的上海青年作家;近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希望和同道们共同努力再创造这座红色之城的革命文学高峰。”

——紧扣时代脉搏,这位“报告文学战士”始终在现场

文化部原部长、人民艺术家王蒙发来贺信说:“何建明先生在报告文学写作上的成绩非常突出。他选题的敏锐,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与了解,时代性、开拓性、鲜明性与高瞻远瞩都给读者以深刻的感受与思想的充实。”何建明多部力作接连收获嘉许,印证了这份敏锐与开拓——继入选中宣部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革

命者》最近又入选中宣部2020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恰逢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曾入选中宣部2018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的《浦东史诗》前不久推出30周年纪念版,列入中国作家协会首次发布的“记录小康”主题创作推荐书单;《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全方位记录上海面对“大疫即大考”这一城市治理课题所作的巨大努力,影响广泛……

这三部书写上海的著作,都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选择上海、挖掘上海、书写上海,“何建明现象”引发评论界高度关注。“何建明的作品紧扣时代脉搏,他的创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他的系列作品有对共和国发展的珍贵记录,有对改革开放的深情讴歌,更有对新时代的一份深情礼赞。”作为上海何建明文学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中国作协创研室主任何向阳谈道,《革命者》《浦东史诗》《第一时间》《上海表情》从时间轴上纵向梳理了上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党诞生之后上海早期革命者为了信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到上海作为改革开放中国之“窗口”“前沿”的拼搏奋斗,直到上海抗疫时所展示的城市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他的创作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那就是作家对于所处的时代,对于他的文学信念,对于祖国与人民的绝对忠诚。”何向阳记得,何建明说过,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冲锋的战士”,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拿起笔记录历史和重大

事件甚至需要投入战斗时,就应像战士那样无条件地出发。

——文学地图中的上海布局,是他文学生命的一种必然

40多年来,何建明一直活跃在文学创作第一线,他在长篇报告文学和报告文学的创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开创了“国家叙述”的先河,围绕一系列重大题材,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作出有益实践和可贵探索,也传带了一批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

“他以典型性行动,确认了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者的文学。近年何建明移步沪上,上海成为他文学版图中的一大亮点。”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评论家丁晓原评价,何建明文学地图中的上海布局,是他文学生命的一种必然。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何建明滞留上海,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特殊感悟,写出了《第一时间》和《上海表情》两部长篇报告文学,大视野、大容量而又细致入微地记录了上海成功抗疫的历程和成就。这些作品推出后,在全国甚至海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王伟谈道,多年创作实践中,何建明的作品已成为这个时代生动的文学记录,随着上海何建明文学研究院的揭牌,这份经验与精神,将感染带动更多年轻创作者为城市立传、为时代留影。

国内首个以当代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学术研究机构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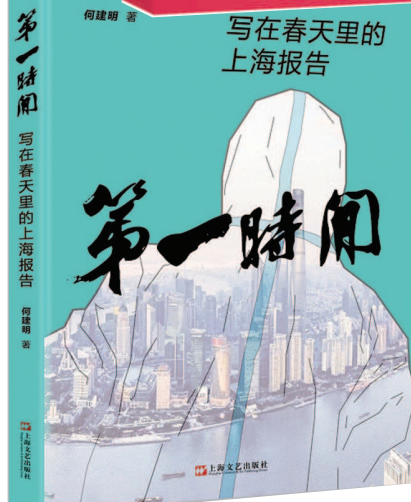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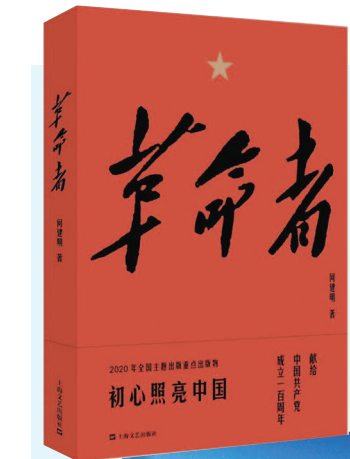
助推现实题材红色文化题材创作

本报讯(记者许畅)国内首个以当代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学术研究机构——上海何建明文学研究院,昨天在沪揭牌成立。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近年来相继创作了《浦东史诗》《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革命者》《上海表情》等多部报告文学作品,从多个角度记录书写上海的历史与成就,影响广泛。

上海何建明文学研究院的成立,将聚焦何建明在报告文学创作、影视作品转化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和成果开发,同时利用何建明的创作经验,为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培养优秀的年轻一代报告文学作家服务。据悉,文学理论家何向阳、丁晓原出任正、副院长;梁鸿鹰、白桦、章剑华、贺绍俊、张陵、杨扬、李朝全、王晖、沈文慧等被聘为首批“高级研究员”。

近年来,何建明持续热情地书写上海,关注上海的红色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当代传奇,业内评价,上海何建明文学研究院的成立,有助于形成指导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的有益经验和指引,进一步提升上海现实题材和红色文化题材的创作水平。何建明数十年的创作实践蕴含着诸多鲜明特点,如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现实的深度贴近和高度敏感、对于历史的深刻透析和准确把握,以及宏大的观察视野、充沛的创作动力和热情、娴熟而又创新的写作技巧等。上海市作协将服务并支持研究院的运作,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和重要平台,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致力于培养创作队伍、组织创作活动等,为上海孵化培育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新生力量以及推出优秀作品等提供指导和帮助。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等为研究院成立揭牌。



近年来,作家何建明书写上海的历史与成就,相继出版《浦东史诗》《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革命者》《上海表情》等多部报告文学力作。(出版方供图)

■本报记者 吴钰

音乐戏剧《流浪之歌·河乐队》昨晚献演于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作为年末演出季备受期待的一部分,其既非音乐剧,也非传统戏剧。民谣界最有代表性的一批音乐人登上戏剧舞台,开始了有趣的新尝试。“没有做成百老汇式的音乐剧,对我而言是一件好事。”民谣音乐人郭龙说。

“今年是上汽·上海文化广场的年末大戏第一次没有国外大戏。”文化广场副总经理元洪介绍,国际项目引进遭遇前所未有的艰难,但文化广场仍将以音乐剧、话剧、脱口秀三大板块的高质量演出,满足沪上剧迷们的期待。九部40场演出从12月起至明年2月与观众在剧场相见,不仅赋予了“年末大戏”独特的仪式感,也呈现本土艺术的多样风味。

重温“最有感觉”的民谣岁月,流浪的人唱流浪的歌

《流浪之歌》讲述由安娜饰演主角的流浪女孩“安”,在寻找心中向往家园的旅程中,不断与万晓利、张玮玮、郭龙和小河饰演的角色相遇,他们用音乐相互慰藉、在歌声中寻得温暖,最终希冀的梦想之地就在他们眼前展开……

流浪主题对民谣音乐人来说,是个“自然而然”的选择。20年前,他们从天南海北“背着书包和吉他”而来,在北京的酒吧相识。“流浪的人唱流浪的歌,‘流’就像逝水,像时间往前走,像我们的缘分。人也应该流浪,找自己的路。”安娜说,“‘流浪’在中文里,是一个特别好听的词语,法语里可能就是另一种形式去说了。”

《流浪之歌》中既有20年来观众熟悉的经典民谣,也有从未发表过的新

歌。剧中音乐的串联部分是专门创作,而所有新歌、老歌也都为故事作了筛选。“剧中有一句台词,‘这样的歌我们都唱了八百多遍了’。但每次唱完都特别感动。音乐就是此时此刻,如果不能做到此时此刻,就失去了音乐的意义。”小河说,从20年前青春岁月在酒吧的相逢,到中年再聚首,重新体会年轻时“最有感觉”的民谣时光,每次大家一起演奏、每次舞台上的对视都有不同的感触。

对民谣音乐人来说,大多日常演出都在Livehouse,戏剧舞台是新的尝试。而在音乐戏剧中添加民谣风味,对习惯百老汇音乐剧的上海观众来说,也颇为新鲜。“普遍认为音乐剧应该是(百老汇)那样的,但音乐剧应该更丰富,我们也愿意去丰富它。”郭龙说,“《流浪之歌》目前的呈现不是一个终点,我们会尝试慢慢展示对艺术的理解。”

与“爆款”一起在剧院迎新年

音乐戏剧中不仅需要关注演唱,更需要根据歌曲设计角色、情境,串联起故事。尽管是本色出演,每一位音乐人都在排练期间持续进行了专业戏剧训练,尽力向观众呈现最好的状态。“戏剧舞台上有人物,一举一动都要和戏剧有关,而且也不仅是扮演一个人那么简单。”张玮玮坦言,

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相比“音乐人”,演员需要伸出更多敏锐的触角,寻找自己和舞美、灯光等各部门的化学反应,理解自己作为戏剧整体的一部分,“戏剧是一种魔法”。

“河乐队”的成员们多年来都是资深戏剧爱好者。张玮玮和郭龙曾参与孟京辉工作室多部剧目的原创音乐创作,小河曾参演康赫执导的《审问记》,安娜在摄影师与制片人之外主演了戏剧《犹太城》……他们此次也参与了《流浪之歌》台词的创作。“戏剧对我来说是特别渴望的事物,我对舞台和音乐的判断、我想表达的内容都深受影响。”郭龙连续六年每年都要去乌镇戏剧节看戏,去年还前往阿维尼翁戏剧节、柏林戏剧节观演,“每年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看戏。今年没有(戏剧节)了,但我们站在了舞台上”。

据悉,《流浪之歌》后,笑果脱口秀、音乐剧《白夜行》《在远方》《春之觉醒》《恐龙复活了》、话剧《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也将接连登陆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为观众带来戏剧盛宴。下周由脱口秀演员周奇墨、呼兰、Rock等带来的脱口秀和周奇墨最新个人专场演出,堪称贺岁演出市场中的爆款,两场演出开票后“秒杀”售罄。当红音乐剧演员刘令飞出演的《白夜行》在本土音乐剧爱好者中积累了良好的口碑,该剧将从本月24日起上演至明年1月3日,与观众共同在剧场迎来新年。

观众共同在剧场迎来新年。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年末演出季带来多元本土艺术风味

“民谣天团”助力,九部40场舞台贺岁档渐入佳境



《流浪之歌·河乐队》演出照。(主办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逝者



孙逊是新时期红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邵岭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原副会长孙逊昨天上午因病去世,时

红学专家孙逊昨天去世,曾作为最年轻的学者参加文化部《红楼梦》校注小组

他在红学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年76岁。作为新时期红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的病逝被视为红学界和古典文学界的重大损失。另一方面,在很多学者看来,他所代表的一代学人的治学方法与治学态度迫切需要得到传承。正如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庆善所说:对于他们这一辈学者来说,文章千古事,治学亦人生大事国家大事,因此倾注了极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成就:红学界承上启下的人物

在张庆善看来,作为和冯其庸、李希凡等大家共同开创了新时期红学研究的学者,孙逊在红学界无疑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1975年,刚刚31岁的孙逊被借调至北京参加文化部组建的《红楼梦》校勘注释小组,直接跟随文史大家冯其庸和李希凡,对当时能搜集到的各种《红楼梦》珍贵版本的影印本进行阅读和比较。成立该小组的目的,一言概之,就是改变长期以来《红楼梦》通行本是程乙本为底本的问题,其成果直接催生了之后通行全国、至今为止发行量最大的人文版《红楼梦》(新校本)。然而,具体如何改变,牵扯到的学术关卡甚多。孙逊曾经在文章里这样回忆冯、李二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俩学有专攻,配合得特别默契:冯先生精于版本校勘,具体负责确定底本和参校本,以及撰写有关校勘凡例;希凡老师擅长理论分析,对早期脂本和程本的高下优

劣洞若观火,一语中的。”

这段经历对孙逊本人的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1981年,他以37岁的年纪出版《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举成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詹丹告诉记者,在该书出版之前,学术界大多把脂砚斋等人对《红楼梦》的评语作为史料来看待和使用,孙逊却独树一帜,从美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孙逊因为该书直接从事讲学破格晋升为教授,时至今日,该书仍被视为新时期红学领域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治学:始终对新方向保持敏感

孙逊曾说过,冯其庸最让他敬佩的一点是,除了红学,在戏曲学、西域学

和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同样成就卓著。而这也成为孙逊本人的治学追求。长于红学却不囿于红学,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在中国古代小说与都市文化、域外汉文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西译等领域,孙逊都能开风气之先。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多学者满足于书斋式治学的当下,孙逊所代表的是属于他那一代学人、而今急需得到传承的治学方法和态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宁曾经拜师孙逊门下。他告诉记者,域外汉文小说研究这一块现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热点,但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国内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孙逊当时就提出了出版东亚汉文小说集成的宏大学术构想,可以说是开拓了中国大陆对东亚汉文小说

研究的新领域。在他的直接推动下,该系列的越南卷已经出版,韩国卷将于明年上半年出版,日本卷的前期工作也已经在开展中。詹丹向记者表示,以前国内学界多关注近代的西学东渐现象,比较忽视中国文化对海外的影响,孙逊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白。

不少学界同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强调,这种对于新领域的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对于跨学科甚至跨语种研究方法的重视。詹丹告诉记者,孙逊在担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期间,曾要求中文系开设双语课程,当时校内外多有不解之声。但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对于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增强学生的治学能力是有效的。

尽管研究的是故纸堆里的学问,但孙逊始终保持着对于新鲜事物和文化现象的关注。六年前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热播时,剧中人都教授“人生之书”《九云梦》就引起了孙逊的注意。他当时特别为本报撰文,指出“《九云梦》这部受到我国深刻影响而创作的汉文小说,今天却搭车都教授而在我国大行其道,这种文化的外传和回溯就像水面上交相循环的涟漪,值得我们好好思考”。